

青未了

人间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2-13

齐鲁晚报

2022年9月12日

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编辑：
孔陈明昕



□雪樱

入秋，开海第一捕，烟台的朋友发来视频，刚打上来的梭子蟹横七竖八，尚未苏醒，却涌动着鼓鼓的蛋白质，叫人垂涎欲滴，又不得不感叹：大海真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库，供养着世间的美味，生长着奇奇怪怪的妙想。想想，中秋月圆夜，一家人围坐吃螃蟹，你帮我扒壳剪蟹钳，我为你蘸姜末醋汁，来回推让之间，眼角眉梢溢出亲情的味道。

说起吃螃蟹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奶奶。刘奶奶，刘氏是随夫姓，她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。她结过两次婚，前夫去世后，再嫁。没过几年，第二任老伴也撒手人间，留下一套大房子，她独自生活。后来我得知她有个女儿，在潍坊，一年半载过来探望她一次，多半是小外孙放寒暑假的时候，但具体是哪个丈夫的女儿，没人问过。每年过中秋时，院里的邻居都喊她过去吃饭，她呢，好一口螃蟹、红酒，扒起螃蟹手法娴熟，一瓣、二翘、三拧、四吸，吃得很是享受，吃得干净、规整，没有任何残渣或浪费，被掏空的蟹壳，蟹钳像是收藏的艺术品，那架势可与她做手工活相媲美。听说以前她在服装厂当过女工，一双巧手做啥像啥，我表弟小时候的棉衣棉裤、单衣长裤、吃饭的围兜都是出自她的手，比卖的成品还好看，棉裤是背带裤样式，带拉链的那种，既洋气又御寒。她穿的衣服，包括拖鞋，也大多是自己做的。如果说有什么缺点，那就一个字，慢。她做起活儿来，三天五天是她，十天半月也是她，且不让人打扰。她家里搁一张大床，堆满了各种布头和针线，旁边的缝纫机却很少揭开盖头，给人以阴沉沉的感觉，好像要发霉了一样。

两杯红酒下肚，她的脸颊红了一半，便打开了话匣子，说起以前的一些事。她慢条斯理地讲，就像吃螃蟹的节奏一样，一句一句都经过时间的过滤，吐露出来的陈年往事也不枯燥，叫人跟着起伏跌宕，一起遗憾和伤感。我一度觉得，吃螃蟹的她与做手工的她判若两人，有种让人不敢直视她眼睛的威严，多少年后我才懂得，那是因为真实。

过中秋，螃蟹上桌除了满足味蕾、增添气

氛，还能引人开悟。《红楼梦》里的“螃蟹宴”绝对是旷世美筵，过去我看一次馋一次，现在看一次感动一次。这场螃蟹宴由史湘云做东，薛宝钗策划，借着薛姨妈请客的东风，再贴一点点钱，就把这场宴会办得圆满。李渔曾说过，螃蟹的美味，“在我则为饮食中之痴情，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”，所以《闲情偶寄》饮馔部肉食类目中篇幅最长的是蟹。桂花树下，老少欢颜，开席时凤姐说道：“螃蟹不可多拿来，仍旧放在蒸笼里，拿十个来，吃了再拿。”吃完了，他们用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洗手。待家长们走后，大伙儿才彻底放开了耍。宝玉即兴作了首《螃蟹咏》，激发了宝钗的灵感，步其后作诗：“桂霭桐阴坐举觞，长安涎口盼重阳。眼前道路无经纬，皮里春秋空黑黄。”大家拍案叫绝，宝玉赞叹道：“写得痛快！我的诗也该烧了！”众人对整首诗总评说，“这是食螃蟹绝唱，这些小题目，原要寓大意，才算是大才，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。”“皮里春秋”原为“皮里阳秋”，出自《晋书·外戚传·褚裒传》，是说褚裒这个人从不批评别人，只是把春秋褒贬藏在心里。曹雪芹借宝钗道出自己一以贯之的持守或立场——做人不要像螃蟹，横行霸道、不走正途，又表里不一、虚伪作假。当然，更深一层含义是宝钗对这个世界不以为然，只是不出恶言而已，这是君子的修养，也是儒家的正道，与陶渊明当年“真风告逝，大伪斯兴”的感叹异曲同工。

同样的描述还有，黛玉和湘云在卷棚底下赏月，“只见天上一轮皓月，池中一轮水月。”“上下争辉，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。微风一过，粼粼池面皱碧铺纹，真令人神清气净。”在这样清辉如水的夜晚，黛玉想到了“事若求全何所乐”，湘云吐露出“就如咱们两个，虽父母不在身边，然也忝在富贵之乡，只你我就有许多不遂心的事”之真言，黛玉答道：“何况你我是旅居客寄之人！”无独有偶，第76回贾府过中秋，史湘云和林黛玉离席去池塘边联句作诗，黛玉发现池中有个黑影，湘云笑道：“可是，又见鬼了。我是不怕鬼的，等我打他一下。”说罢，她弯腰捡起小石片向池中打去。“只听那黑影里嘎然一声，却飞起一个大白鹤来，直往藕香榭去了。”湘云的光明磊落呼之欲出，展现出一个有趣的灵魂。但她终究没有逃脱掉“湘江水逝楚云飞”的命运，悲哉。

不难看出，曹雪芹三写中秋，着墨蟹宴，是用热闹的场面反衬社会炎凉和人生短暂，或者说用雅文学的精细描摹藏匿起人性与不堪，他的悲悯心在今天幻化为一轮祈福之月，那是天上人间最美好的寄托吧！

赏月、品蟹、吃月饼，乃过中秋的仪式，也是物质生活丰裕的体现。我并非爱蟹之人，却独独贪恋螃蟹蒸熟了，手指“嘘”着热气、嘶嘶哈哈揭开盖的时刻，那由内而外鼓起的蛋白质叫人两眼放光，欲罢不能。父亲经常说，“吃什么螃蟹？弄得双手腾不出空来。”可是，他仍会耐心地为我扒蟹肉，放进兰花瓷碗里，抬头看着我吃。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，唯有双手合十，深深地怀念。

【浮生】

父亲的“白月光”

□陈建明

我抬头看月亮，月亮在云里穿梭。

很多年以前，也是这样的月夜，天际的晨星已寥落，那一抹冷月却迟迟不肯沉坠。初秋的夜晚有几分凉意。鸡叫头遍，父亲和母亲便已起床，窸窸窣窣地在屋里收拾行囊，生火做饭。他们生怕吵醒了我，蹑手蹑脚地，直到鸡叫三遍的时候才叫我起床吃饭。

天边晨星摇摇欲坠，夜色还未褪，早就租好的三轮车已经“突突”地等候在院子里了。

三轮车的车厢有点高，母亲先上去了，伸出手来想要拉我，父亲却早已经在底下稳稳地将我托起，有如托起一轮初升的太阳般郑重，又似托着天边的明月般珍爱万分。

此时，月儿斜斜地挂在遥远的天际，鸡又开始鸣叫第五遍了。山路上已经开始有人行走。忙忙碌碌的农人，为何总是如此早起？晨起时，草叶上该有霜了吧。过了这座桥，再转过那几条宽阔的田垄，便是别的村了。淡淡的清辉当中，故乡在身后急速倒退，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。而车厢里，父母隐没在黑暗当中的脸，看不清悲喜，瞧不见离愁别恨。也罢，这样就不用互相直视，也不用拼命忍住眼中的泪水。只是，转瞬间，天已经大亮，异乡的土地已经越来越清晰，父母黑暗当中的脸却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苍老。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”父母那一次月下送我离开故乡的场景，成了岁月模糊里刻骨铭心的一幕。

从那一刻起，家乡已成故土，灵魂从此踏上了漂泊无依的旅程。

常常有这样的夜晚，有月亮的晚上，忍不住披衣而起，趿拉着鞋，蹑行于宽阔的庭院里。院子四周有许多桂树，疏影重重，月亮的光辉透过树荫，洒落在庭院里。一阵风吹过，有馥郁的花香袭来，才恍然想起，竟然已近中秋，连桂树都迫不及待地含苞待放了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月儿在头顶上默默地陪伴着我，洒下一路清辉。我沐浴在月亮的光华里，不忍喧哗，唯恐一不小心就惊扰了这静谧的夜，还有头上那轮亦步亦趋的白玉盘。只好将心事悄悄地踩进光影里，直寄天边的明月。此时此刻，忽然无比思念远方的亲人。

那时，父亲已年过六旬，已抡不动锄头与斧子，却仍不肯弃掉家中的那一亩几分地。

姐妹们几次三番地劝说，终于有一次劝动了父亲。那是小妹远嫁他乡，邀请家人过去观礼。若不是如此，父亲是断然不会放下手里的活计远赴江苏的。

那次江苏之行很是热闹畅意，全家大小齐齐整整地在一起欢度中秋佳节。以至于回程的时候，父亲还恋恋不舍地说，希望有生之年再来一次江苏。

妹妹结婚那天，父亲送走了最小的一个女儿，一如当年送我出远门求学般，父亲既欣慰又难过。

回程的路上，也正是初秋时分，月儿高挂，有如送客般，皎洁明亮，依依不舍地相伴相随。到车站的时候，月亮更大更圆了。远嫁江苏的姐姐妹妹们领着夫婿家人来送行。

火车开动了，父亲挥舞着胳膊，朝着月台上的亲人们挥手。月华如水般照耀着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忧伤。

“一路平安！”带着亲人们的祝福，列车轰鸣着，驶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以及田野、村庄，跨过一座又一座的大山、桥梁和河流，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。

半夜时分，车厢里其他人都入睡了，父亲还坐在窗前久久难以入眠。我爬起来陪着父亲坐在那里，看天上的月亮和黑暗里迅速退后的灯火。父女俩就这么默默地对坐着。为了打破这良久的沉寂和尴尬，我开始没话找话，“爸，为啥人们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？”

父亲被我难住了。我又说：“爸，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吗？每次有月光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在那个大晒谷坪里玩游戏、捉迷藏，听大人讲白话。有一首儿歌到现在我还记得：月光光，射光光。挑担水，起学堂。学堂后面一眼塘。放个草鱼扁担长，放个鲤鱼门板宽。”

父亲被我突然萌生的童心给逗乐了。

那天夜里在火车上陪父亲赏月、聊天的场景，成了与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里难忘的温馨回忆。从此以后，一家人天南海北，总是很难聚齐到一起。小时候，父亲将我们当成掌上明珠，而如今，他已步入暮年，我们却成了父亲难以触及的“白月光”。

其实，我多想回到过去，在某一个有月亮的晚上，一家人一起聚在那宽广的坪里，分食一个月饼，然后讲讲故事、玩玩游戏，共享天伦之乐。累了吹吹风，仰头看看天，看看月亮。远处有孩子在唱歌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

彼时，老屋还在，父母未老，时光未老。